

舊

唐

書

一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官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

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

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

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
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
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嘗也而后妃四星一
爲正后今旣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
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爲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爲正二品美
人四人爲正三品才人七人爲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爲正
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寔盛大
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
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
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枉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柝東京帝
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
韋庶人生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宗
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

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閱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爲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摠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齎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馘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毅

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懼謹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持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

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
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
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
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旣高隱太子猜忌滋
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
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
子妃太宗卽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
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
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卧
內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旣託身紫宮尊貴已極
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爲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
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書右
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

三司后意乃憚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
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
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
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
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
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
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
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
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
其諫寔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
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
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
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
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

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
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
宮染疾危懼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
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
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
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
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
獻欵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
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竒謀秘計
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
戚旣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求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
請則爲幸矣妾生旣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
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
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

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誠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官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䟽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

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
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
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
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
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
頃年已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
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
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
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
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
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
利忘害肆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
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
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

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
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
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食
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
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
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
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竒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
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
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
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蹟
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
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乂察無假一二言
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恭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
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

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
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歿竟其
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
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安長公主即
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
儲冊爲皇太子妃以父仁祐爲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爲皇后以仁祐
爲特進魏國公母柳氏爲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
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
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
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
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
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
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

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為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為莽氏蕭良娣為臯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為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弄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為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為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為王氏臯氏還為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為英王時納后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

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
爲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
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謚后爲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
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槨置輶輓宜據漢書
郊祀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
衣於魂輦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
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爲曹王府典軍中宗爲
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普州叅軍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
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
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遠如是
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寧安樂四公
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裘之遂名曰褊兒特寵異焉及中
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

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后潛入宮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后爲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橫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內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責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請自立爲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

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相倣效天下
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為
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宮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
帝使畫工圖之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
將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
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
天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
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內齊首蹠
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
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為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
於斯為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
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
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
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為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